

大家小品

《诗经》里的河

洪 焯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掀开《诗经》的第一页，总是那条河流阻挡住我的去路，所以我无法真正进入文字背后的生活。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记载了古老的爱情与农事，两千多年前的浪花溅湿我苍苔斑驳的草鞋。谁曾经贴着水面行走，并且歌笑歌哭——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失传的影子，和保留了自由的灵魂？淑女与君子，船公与过客，母亲与儿女，乃至时光与记忆，隔着同样一条河遥遥相望，构成周而复始的白昼和黑夜。如今，它又借由单薄的纸张中断了祖先的吟唱与后辈的倾听——这条跟血缘、传统、汉语有关的河哟。人间的银河。此岸是高楼大厦、齿轮与车辆、灯火通明的都市，而彼岸呢，彼岸有采薇的村姑、祈雨的礼仪，以及以渔猎为生的星罗棋布的部落……

[2] 英国诗人库泊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诗经》在我心目中，尊贵如东方的圣经，记录着农业文明最古老的光采。在这部边缘泛黄的典籍里呼吸的男女居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生活在离造物主最近的地方，门前的原野、山峦、岩石，无一不是造物主最

一代又一代遗传的生活方式。哦，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总把我带回农历的年代，我开始低头寻找一把祖传的农具（譬如名称古怪的耒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仿佛置身于鸡犬之声相闻的村庄，模仿祖先熟练的农事，刀耕火种。在阅读中我延续着古人的生活——或许，这是本该继承的宿命？《诗经》里的雷鸣电闪，使一个失去记忆力的人，蓦然想起如此众多的人类的往事。这是一座不上锁的往事的仓库。

[3]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不读《诗经》，简直无从想象，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死亡的人物、流亡的事件、中断的对话，伴随陨落的星辰，从纸上重新浮现——借助音乐与文学的力量。耕种、狩猎、婚嫁、祭祀、园艺、兵役……是人类

会将你领进一个河汉密布的地带，弥漫的水雾扑面而来，模糊了你的玻璃眼镜片。《诗经》本身就是一条河流，一条文字之河，在台灯下读书，你愿意做一尾潜泳的鱼吗？哦，在《诗经》的掌纹里游动。那苍老的浮云与涛声，遗传在我们的血管里——我们的血管，业已形成那条河的支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永远生活在《诗经》的下游，感受其芬芳，接受其哺育。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在地图上无法查证的河，可河边的植物却是极其著名的，它叫做蒹葭。这是一种和爱情有关的植物。我们无法忘记它。

[4] 风雅颂，赋比兴。《诗经》会让你走进一个河汉密布的地带，弥漫的水雾扑面而来，模糊了你的玻璃眼镜片。《诗经》本身就是一条河流，一条文字之河，在台灯下读书，你愿意做一尾潜泳的鱼吗？哦，在《诗经》的掌纹里游动。那苍老的浮云与涛声，遗传在我们的血管里——我们的血管，业已形成那条河的支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永远生活在《诗经》的下游，感受其芬芳，接受其哺育。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在地图上无法查证的河，可河边的植物却是极其著名的，它叫做蒹葭。这是一种和爱情有关的植物。我们无法忘记它。

[5] 蒹葭是因为一位美丽的守望者而出名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时代的爱情，以蒹葭作为标本。我们今天的芦苇，前世都曾经是蒹葭——平民化的身份，也无法篡改其贵族的血统。哦，古老的植物，古老的爱情。正如若若干年以后，汉乐府的时代，民歌里的爱情，是以陌上桑命名的（因为一位叫罗敷的采桑女子）。

[6] 《诗经》还帮助我们认识了更多古朴的植物，譬如苕菜、卷耳、黍、藜（白蒿）、薇（野豌豆苗）、栩（柞树）、藁、芣……我们通过这些生僻的名字，徒劳地追忆某种遥远的生活和已逝的风景。月光如水的夜晚，窗外洋溢着往事混杂的莫名的芳香，我们仿佛洞察到那些静若处子、纤尘不染的植物，重重封锁住道路、篱笆、井台和远方的家园——像一幅饱经沧桑的褪色的插图。哦，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先民们的起居安息，也隐约散发出温柔的气息。

[7] 我们无法回到《诗经》的时代，男耕女织的时代，或者说，我们无法恢复古人的那份单纯与天真。那简直堪称人类的童年——所以《诗经》里回荡着银铃般灿烂的童音，无法模仿。在充斥着欲望、高音喇叭的现实中，这属于天籁了。做天籁的听众，是幸福的。古人以纠缠的音乐的旋律结绳记事，那粗糙的双手搓出来的歌歌，鞭打着我们世故的灵魂；该往何处去放牧自己失落的童心呢？我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丧失了原始的浪漫与激情。《诗经》里的那条河，已经流淌两千多年了，沿岸有数不清的读者，饮水思源。这条民间的河流哟。

[8]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岸边的伐木者，面目模糊，背对着我从事永恒的职业。我只注意到一柄闪亮的斧头，被举过头顶。整部《诗经》，都回响着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今天晚上，那柄远古的斧头，又在敲击我麻木的耳膜。这是一种提醒：有一群人，仍然在岁月的河边坚持……

我从一好友家移了两株紫罗兰的幼苗，放在朝向阳光的窗台，它们因得了初夏的阳光与微风的轻抚，只见得竹子拔节般噌噌的长势；更让我在每日清晨高出一截的紫色茎秆上体味一种生命成长的快乐。

喜欢紫罗兰，不仅因为它能

女子内分泌失调所致，又经调查是受旁边那家化妆品店老板指使，只因看到女孩店里的生意太好，由嫉生恨，才上演这一幕。善良的女孩制止了朋友们要为自己“报仇”的举动，一如既往地经营着自己的店。正当她全力消除顾客疑虑并逐渐恢复以前的兴



太室初雪(摄影)

张爱图

《谈史说戏》 传英

传统戏曲曾是众人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然而戏曲必会有一些艺术加工，这也直接造成了附会、误读、曲解历史的现象。针对此种现象，《谈史说戏》一书共收录62部国粹名剧——《孟姜女》《岳母刺字》《霸王别姬》等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剧目都在收录范围之内。作者对相关的史料记载和故事脉络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追述各剧的历史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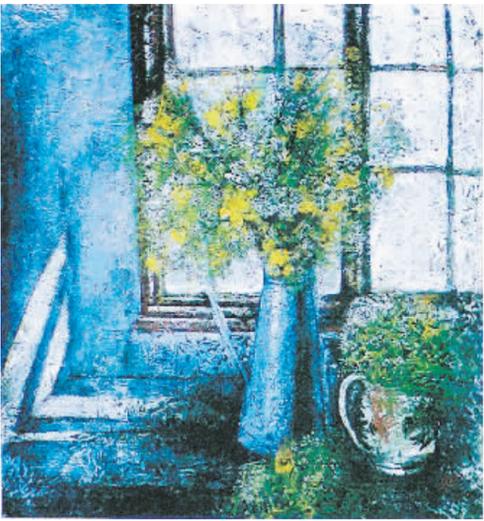
迁。历史与戏曲，真实与虚伪，都在其中一一呈现，旨在为众多戏迷提供艺术欣赏的学术背景和相关的历史知识，为戏曲的继承、发扬和历史文化传播疏通渠道。《谈史说戏》的作者皆是行家里手，他们既关注台上，也了解幕后；拥有极高学术修养的同时也有对历史真实深入探索的热情和不凡造诣。这本书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出版，此次重版是由原作者在原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为的是让读者在更大程度上了解历史，以免被误导。该书还特意请了美术家邓元昌先生手绘插图——短小精悍的行文配以精美传神的插图，使本书极具阅读吸引力。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情缘紫罗兰 杜玉芝

开出让异乎寻常的妩媚花朵；也不仅因为它具有优雅的风姿；而是我无比迷恋那分泛着蓝色的紫，这是任何化学元素无法调配出来的天然的典雅。因此，我喜欢穿紫罗兰色不浓不淡的紫色衣裙，使用紫罗兰色的手机，只为追寻记忆中一个女孩的紫色身影；我在家乡的集镇上读初一时，由于离家远必须住校，抽空就到附近一家“紫罗兰化妆品”店里玩，因为我喜欢看店主女孩紫色的裙裾轻轻摆动；她细白无暇的皮肤不用化妆品的雕琢就足以散发一种广告魅力；红唇轻启，皓齿微露，像一株优雅的紫罗兰。由于她勤奋经营，使小店的生意日渐红火，而旁边一家化妆品店则备受冷落。

隆生意时，一天深夜，女孩店面的门被砸坏，窗玻璃被砸碎，凶手则无处查询，只见旁边店里的女老板洋洋得意的笑。女孩只是沉默，不久，那个“紫罗兰化妆品”店就远离了招风惹雨的街头，那个紫罗兰花般的女孩也不再芳踪。



寂静的窗外(油画)

娜乌拉

老郑州八怪之一——打瓜留子卖

新中国成立前后，郑州近郊多种打瓜。这种打瓜是郑州特产，貌似西瓜，只是个头不大，瓜身颜色灰暗，花纹模糊，瓤成粉红色，也不太甜。之所以称“打瓜”，是因为吃时，一般不用刀切，多用拳头击打，嘭嘭几下，砸开后食用。原因是刀切易切碎瓜子，而种瓜人看重的就是瓜子。

北京等地。据说在1937年抗战以前，郑州每年输往外地的打瓜子在万担以上，为郑州带来可观的财富。但烦人的是，这种瓜易种，而瓜子却不易收。原因很简单，种瓜卖瓜，天经地义，瓜卖给人家了，瓜子当然归人家所有了。而那时瓜子价格不菲，且有专人收购，仅东大街、南关附近，就有收购商家七八家。所以卖瓜不如卖瓜子。正因为如此，若你到菜园吃瓜，一般情况下，瓜不要，保你吃饱，但瓜子必须留下，不能带走。这几乎成为菜园内的一种规矩。若进城卖瓜，给几个小钱就卖，但条件仍然是瓜子必须留下。凡卖瓜的瓜农都有专收瓜子的容器，用以收回瓜子。

落日的声音 鹿白

初识大海，从落日开始。在防城——一个靠近越南的港口。那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航次。事实上，第一个航次自船从北海开往防城已经开始，但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只有三个小时，新鲜感替代了所有想法，三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当船在防城港装好货，等待开航时间的到来。其他人休息了，我却不能平静。便一个

人登上驾驶楼顶。那个时候已学会了抽烟，我一个人抽着烟，坐在海风中。远处是大海，更远处还是大海。那时是黄昏。不可能记错。船需等到晚上10点才开航，好在清晨时经过琼州海峡。夕阳沿着船尾滑过。那些光亮，在这个时候显得很静穆。一些不知名的鸥鸟从头顶飞过，扔下一串吱吱尖叫，然后掠向远处。望着远去或者从远处飞近的鸥鸟，不一会便有一些人，便有一些发呆。不由自主，视线会随着那些鸥鸟飞行的轨迹通向虚无。很久

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什么也没有看到。于是会重新注意夕阳。若干年后，我记录下了那时看到，现在记忆犹新的一幕：“那些光亮/直逼耳朵/静穆地燃烧”，“从一幅画/向另一幅画/继续着苍凉。”在大海中孤独地静坐，作为正要从事航海这种充满变数、不可预知航向职业的人不太可能不陷入一种难以言说、与惆怅紧密相连的心境中。这样的心境，伴随着我好长一段航海的日子，现在想来其中似乎有些宿命的味道。惆怅、灰色，难道这就是大海给我的调子吗？而事实上，大海更多的是蓝色，就算在落日余晖中，大海也不改蓝的本

质。那种蓝，在昏黄中充满光亮、通透和坚韧。而灰只是掩藏在大海颜色中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就像是空气中的某一阵风。绝大时候我们忘记空气的存在，而风吹的时候，我们的脸和眉心会感觉到来自遥远的冷的冲击。这样的冲击远不及空气重要，但是会在我们的内心留下更久远的记忆。大海里的惆怅和灰，正是如此。有些经历中的印象一经形成，便无法更改，在心里就像一棵榕树一样，外界风或者雨的吹打，甚至人为的扭曲和挪移，或许会让它有些许变化，但是它的根随着岁月的更迭不会有多大的改变，那些根会越长越深，直到树干枯了，它们仍会鲜活如初。

阿山大惊，斥道：“刘相年，你真是胆大包天了！”又回头望望高士奇：“高大人，刘相年在妓院里头设圣谕讲堂！”高士奇惊道：“你怎么敢把妓院改成圣谕讲堂？这可是杀头大罪！”刘相年却没事似的，说：“卑府如果该杀，满朝臣工及浙江官员个个该杀！”高士奇气得嘴唇发颤，阿山道：“刘相年，高大人刚才还在说，让你在江边搭台子，预备皇上检阅水师，也好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不识好歹，对高大人如此无礼！”高士奇说：“眼下迎驾是天大的事情。相年哪，搭建检阅台的差事，还是由你来办，你可得尽力啊！”刘相年知道此事甚难，却只得拱手谢了高士奇。

沿着江堤往前走一程，但见江水湍急，浪拍震耳，高士奇道：“此处甚好！”刘相年急了，道：“高大人，这里江水如此峻急，怎么好搭台子？”阿山似乎明白了高士奇的用心，马上附和道：“风平浪静的地方，怎能看出水师的威风？高大人，您真选对了地方。”刘相年又发了倔劲，道：“高大人，这差事卑府办不了！”高士奇并不多说，道：“刘大人，就这么定了，你好好把台子搭好吧。”高士奇甩下这话走了。

杭州城外黄沙铺道，圣驾浩浩荡荡来了。高士奇等老早就在官道两旁。直到圣驾停了下来，高士奇才低头拱手跑到道中跪下奏道：“奴才高士奇恭迎圣驾！”阿山也跪在道中，奏道：“奴才浙江总督阿山率杭州官绅百姓恭迎圣驾。”百姓们齐刷刷跪下，高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时，陈廷敬身着便服，从百姓中走出，低头走到圣驾前跪下，道：“臣陈廷敬叩见皇上！”这时，刘相年浑身湿漉漉气喘喘地跑了来，悄悄儿跪在后头。皇上抬头看看，问道：“刚才来的是谁呀？”刘相年忙叩头拜道：“臣杭州知府刘相年迎驾来迟了，请皇上恕罪！”

太子怒斥道：“刘相年，你衣冠不整，像个落汤鸡，这个样子来接驾，这是死罪！”陈廷敬禀道：“皇上，刘相年预备皇上检阅水师，领着民夫搭台子，在钱塘江里泡了个通宵，方才从河里爬上来。”皇上冷冷望了眼刘相年，回头对众官员说：“你们都起来吧。朕这会儿就不下来同你们叙话了，走吧。”这时，张乡甫把手中卷轴高高举过头顶，喊道：“杭州士子张乡甫有诗进呈皇上！”太子接过卷轴，递给皇上。皇上大喜，打开卷轴看了，脸色骤变。左右百官不知如何是好，大气不出。不料皇上又笑了起来，口里称好。太子伸手去接诗稿，皇上却没有给他，道：“好诗，好诗呀！朕先拿着，还要慢慢看。”

圣驾径直去了高家西溪山庄，高士奇率全家老小跪迎，喊道：“臣高士奇率全家老小叩见皇上，恭祝皇上万岁万万岁！”皇上见罢高士奇家里的人，再命阿山上前说话，阿山低头快步上前，漏袖而跪，高声唱道：“西湖映红日，钱塘起大潮。皇恩浩荡荡，东海扬碧波……”皇上忍俊不禁，笑了起来，道：“阿山，你有话就直说吧。”阿山顿时脸红，道：“臣阿山进宴两百桌，进奇石、珠宝、古玩、古字画若干，这都是浙江父老自愿贡呈。”皇上笑道：“阿山，朕千里迢迢来杭州，你请朕跟朕的臣工们吃顿饭，还说得过去。你送那些珍宝、古玩跟古字画干什么？真是百姓自愿的？”皇上在这里游园，赐字，陈廷敬、张鹏翻一班大臣也都跟在后面。刘相年品级低些，总是站在远处。张鹏翻见刘相年面色疲惫，心里暗自感慨。皇上身边正热闹着，张鹏翻便悄悄儿同陈廷敬说话：“皇上前几日私下问我浙江官员谁的官声最好，我奏说杭州知府刘相年官声最好。可今日我觉得皇上对刘相年好像不太满意。”陈廷敬道：“刘相年性子耿直，又不入伍流俗，在浙江官场上得罪了很多人。”张鹏翻笑道：“我记得，当年是您在皇上面前举荐了刘相年。”陈廷敬正想找张鹏翻联手保刘相年，便说：“只可惜，刘相年这回可要倒霉了！”



大清相国

工联文 苦

27

连载

董氏来到祥符古泉店，堂信告诉她，祥符先生去沈氏茶馆喝茶了。祥符古泉店的堂信给董氏找了几枚“货泉”，这是汉朝王莽时期的钱，要比一般的方孔钱厚几倍。董氏眯着眼睛拿着古钱正要出门，突然发现客厅货架上摆着个“猫碗”。她左看看，觉得这个“猫碗”很眼熟，便向堂信打听：“这个‘猫碗’啥价？”堂信告诉她，这不是猫碗，是个古钱范。董氏又问：“啥叫古钱范？”堂信说：“就是古人用来铸钱的模子，乃无价之宝，不卖的。”董氏急急匆匆地赶到庆丰元，找到躺在烟榻上的阿福：“喂，死鬼，咱家得宝了呢！”阿福吓了一跳，倏地从烟榻上坐了起来：“你说啥？”董氏将在祥符古泉店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一遍。

东西还真稀罕呢。”祥符先生见阿福一脸的得意，不多说，悻悻离去。阿福得宝的新闻很快轰动了汉水上下。皮二爷心怀叵测地让人给贾老爷送了一张帖子：阿福得宝，贾府失盗。贾老爷找到阿福古玩铺时，已是午后，这时阿福刚从对岸庆丰元抽完大烟回来。阿福见店里来了不速之客，心里一惊。女佣上了茶水，阿福与贾老爷一同落座于客厅内的八仙桌旁。贾老爷开门见山：“把宝物拿给我看看。”“哦，您说的那个古钱模呀，我、我早就出手了。”“出手了？你别糊弄我了，今早我还听祥符先生说，汉水两岸无人出得起价呢。”“这……”阿福有些尴尬。贾老爷说：“我看得中，出钱买行不？”阿福赖不脱，只得把藏在屋里的钱范取了出来。贾老爷一看，便傻了眼。什么宝贝？分明是自家银楼里的那只铜碗呢。这只铜碗是祖上传下来的。这碗台面上刻着一些古钱，很是吉利。贾老爷当年读私塾时，还经常用手摸到那碗底的铜钱呢。



金匮银楼

王雄 著

阿福用手指掐了掐大腿，自言自语道：“我不是在做梦吧？”又盯着董氏问，“婆婆子，八成是你看走了眼吧？”说着，翻身下榻，一口气跑到祥符古泉店。他反复端详那摆在柜子里的古钱模，又仔细问了问看店的堂信，才算彻底将心放进了肚子里。第二天，阿福到襄阳、樊城各古玩店转了一圈，告诉古玩铺的掌柜们，他得到了一个古钱模子，与祥符古泉店的一模一样，请他们去欣赏，给掌掌眼。祥符先生得到消息，很快来到了阿福古玩店。他翻来覆去里里外外地打量着那只沾满猫食污垢的古钱模，对阿福说：“这钱模是王莽时的，名为‘王莽钱范’，不是后仿也不是新作，你打算卖多少钱？”阿福盯着祥符先生，好像不认识似的。他清了清嗓子，开口吓了祥符先生一大跳：“少了一千大洋我是不会卖的！”祥符先生一愣，笑了：“你可是狮子大开口吧，这钱范根本不值这么多钱，一千大洋你就可以出手。”阿福摆着手说：“你就别糊弄我了，你家货架上不是有一只么，还说是无价宝呢。”祥符先生说：“我的那个钱模是与你的这个一模一样的，可惜是个赝品，摆在货架上只能是自己看看而已。”阿福一听，更得意了：“瞧瞧，堂堂襄阳钱王都没有王莽钱范，这

哪里弄到的？”贾老爷问道。阿福当然不会泄露天机，说：“从乡下收的呗。”“哪个乡下？”阿福嘿嘿一笑：“忘了，忘了，都好几年了。”贾老爷知道他是一个无赖，没有多说什么，把钱范还给了他，闷闷不乐地走了。

贾老爷回到银楼，便赶紧钻进书房里寻找那只铜碗。书房里没有，贾老爷后来想起来了，是给了二少爷练笔习字了。贾老爷找来彩凤。彩凤说：“二少爷养猫，猫老是打破碗，便把铜碗改做猫碗了。”贾老爷说：“你给我去拿来！”彩凤来到二少爷屋里，二少爷正高声低低地学唱戏。彩凤在二少爷脸上亲了亲，说：“老爷要猫碗呢。就是你写字用的那只铜碗台。”